

晉書

卷五十七之  
六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 92 )
函號	國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

介然皓志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未安城  
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  
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  
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  
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  
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  
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  
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  
或勸南出犍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  
姓所仰旣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  
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  
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  
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  
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初  
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  
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  
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  
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犍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

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軍並委任之太  
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  
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  
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  
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  
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  
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  
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尅日俱擊  
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郫城尚  
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  
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  
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  
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  
尅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  
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  
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

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縻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關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訢帝乃賜諡曰忠並子舍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恩卒諡曰戴舍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即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

晉書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積設賞勞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具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材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辱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

或謂已後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  
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  
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  
到武威虜大人碎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  
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  
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  
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玘駁曰前精募  
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  
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  
乃從玘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  
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  
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  
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  
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  
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  
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  
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  
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  
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  
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

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審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硤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息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旣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



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  
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  
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  
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  
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  
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諸貧暴爲百姓所患會察  
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  
爲亂郡吏呂興殺諸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  
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蠻谷  
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  
監軍霍弋又遣健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  
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  
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  
爲監軍薛珣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  
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  
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  
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

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昺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旣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旣降允求復讎璜不許昺密謀襲璜事覺收昺呵曰晉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昺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旣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

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  
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  
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  
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  
稷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趾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  
稷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  
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  
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  
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  
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  
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  
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旣降晉  
手書遣璜息融初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  
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旣平  
晉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  
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  
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  
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  
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臣以厓鴛昔爲故國所採偏戍  
在南十長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

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  
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八  
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  
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  
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  
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  
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  
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  
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  
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茲日念投命以報

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  
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  
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  
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  
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  
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  
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  
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叅領州事  
叅尋卒叅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  
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

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  
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  
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  
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  
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  
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  
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  
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珣  
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  
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  
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  
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  
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  
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  
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  
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  
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  
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

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  
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  
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  
彥曰天祿未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  
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  
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  
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  
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  
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  
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魯誰多也彥  
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  
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  
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  
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  
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  
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  
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  
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  
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  
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

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

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

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

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二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聚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



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  
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  
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良邁良少辟太宰掾  
邁多才畧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  
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衆還據魏興其後  
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陽太守應詹  
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  
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  
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鄒  
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  
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  
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  
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  
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  
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  
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裒等諫隆若無所  
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  
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叅軍加廣武將

軍與其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太興  
初復與卓攻破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  
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  
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旣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荆楚所  
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  
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  
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  
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  
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  
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  
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脤出嶺嶠而揚  
麾屬鼎命淪胥木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  
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威醜  
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  
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昺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  
薪楮之任清規自遠輦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  
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  
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

威操履無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  
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畧多方作尉北地立  
功西湘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周處

子玘

玘子緄

玘弟扎

扎兄子處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  
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  
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  
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

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  
子爲三矣處曰若此爲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  
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  
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  
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  
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  
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  
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  
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暮年州府  
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  
登建鄴宮醜酒旣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  
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  
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  
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  
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  
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  
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  
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  
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  
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氏人齊萬年

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卽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劔曰此是吾效節投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益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

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續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爲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力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投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已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爲別駕從事虛已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趨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畧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

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壽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壽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眾助玘斬冰別率趙驚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眾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眾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眾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璦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璦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悞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璦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璦俱西璦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璦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旣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朱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

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璲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  
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  
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  
惠百姓敬愛之暮年之間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  
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  
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  
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  
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  
恢亦爲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  
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  
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  
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  
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  
玘爲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旣  
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奔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  
喜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  
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  
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  
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儉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諡  
曰忠烈子勰嗣



魏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  
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魏因之欲起兵潛結吳  
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魏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  
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  
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瑋有  
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遯家聞而大驚乃告亂  
於義興太守孔侃魏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  
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奔  
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魏爲札所責失  
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  
於臨淮太守魏弟昇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  
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囹參軍出補  
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  
璜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  
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  
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  
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  
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  
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

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  
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  
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贇大將軍從事中郎  
武康縣侯贇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  
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王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  
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  
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  
古彊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  
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  
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  
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  
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云應識當  
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  
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參軍卽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參  
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旣而遣軍會稽襲札  
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  
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  
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斃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  
士卒莫爲之用及敦死札筵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

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下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慙廷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旣下大事旣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顛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屨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况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

滅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臣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

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槩也且札闔棺定論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稚察孝廉不行

廷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進族兄續亦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計之王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廷忠烈至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廷足能殺續於是詔

以力士百人給筵使輕騎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逼牽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筵筵叱部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會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筵因欲誅魏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沘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叱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筵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筵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璣 璣子璠 弟光 光子仲孫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



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趨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軋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益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棧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

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  
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  
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  
而發遣杜弘出海昏時溢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  
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  
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  
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  
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杖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  
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  
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

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  
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犖瞻胡混等並迎猗  
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  
不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麋爲荊州刺史令督護  
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討曾  
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麋徑造沔口大  
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沔  
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旛  
幟會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

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  
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  
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  
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  
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  
會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  
棄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會等走固武當訪以功  
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  
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  
會日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會遁走訪部將  
蘇溫收會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擊曠等送於王敦又  
白敦說猗逼於會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  
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會之難謂訪曰擒  
會當相論爲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  
以訪爲荊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  
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  
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  
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  
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旣在襄陽



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主敦惠之  
而憚其疆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  
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  
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  
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  
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  
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  
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  
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主方嶽功名略同但陶  
得土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  
年本時年六十一帝英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諡曰壯  
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  
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  
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  
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河中也  
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  
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  
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  
欲相危况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  
酋向蓋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

殺之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  
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  
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  
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  
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  
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母  
丘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  
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  
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  
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

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  
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  
二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  
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  
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  
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  
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  
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襄子  
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健

爲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  
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宋序討  
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  
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嘗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  
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  
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畧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  
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  
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  
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于號嗣

號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  
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號固守涪城  
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  
而獲之號遂降于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號曰蒙國厚恩  
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  
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  
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  
堅因謂號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號攘袂厲聲曰戎狄集  
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  
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號曰朕衆力何如號

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之堅待  
之彌厚虢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虢潛至  
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虢  
問其狀虢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  
忘忠節况虢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  
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  
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  
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  
臣也虢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  
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  
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虢執  
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痛寘泉壤臣每悲其志  
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虢喪并索  
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卽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  
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  
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虢厲志貞亮無愧古烈  
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  
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  
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

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  
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  
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  
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  
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  
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  
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  
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豫梁  
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  
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  
在過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  
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  
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  
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  
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卽君子背之卽小人周子  
隱以跖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  
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狗國亡軀可謂志節  
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於本朝庸績  
書於王府旣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

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廷等負雋逸之材以雄豪自  
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疆弗如弱信有徵矣  
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  
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  
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  
定湘羅尅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  
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  
辭僞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未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  
功二定江東札雖啓敵廷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

日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舊主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祭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十世之祚克昌十年之基

惟永遠王赧卽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  
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  
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  
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  
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  
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  
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  
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愆羨吹壑土地封疆踰  
越往古始則韓彭趙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偏  
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  
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  
禹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  
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  
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  
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  
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  
托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財而不任  
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上橫亂  
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  
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廼無心憂國國



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棊乘輿幽禁更同  
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  
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  
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  
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寇則外  
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  
雖或顛沛未至上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  
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  
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  
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  
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  
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羨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  
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  
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  
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  
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  
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  
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

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賊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項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皁輪犢車錢五十萬項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秉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

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  
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  
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幸  
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  
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  
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  
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  
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  
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  
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  
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  
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  
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  
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  
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  
爲肇所執而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  
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  
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  
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  
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羨宗熙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社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

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世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

秉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秉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

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又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美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斬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美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大尉明帝即位以美宗室元老特為之拜美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美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美

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美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美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美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美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計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三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美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祚加

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旣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計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

瑋命諸亮瑾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  
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玉屯  
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  
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  
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  
駿之難實賴諸君尅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  
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  
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  
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瑾上太宰太保印綬  
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瑾官屬曰  
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  
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  
不食言遂收亮瑾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  
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大明帝用張華  
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  
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  
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  
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  
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

璽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在如此幸見申列頌亦獻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璿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武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譴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表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



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員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

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日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頠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眾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

右衛飲飛督閻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等以鼓  
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  
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  
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  
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闥而  
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  
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  
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  
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  
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  
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  
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  
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  
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  
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  
考領冗從僕射于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  
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  
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  
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

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  
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  
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  
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  
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  
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倫  
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問鎮許奪允護  
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旣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  
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  
加芩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度  
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  
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  
兵爲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  
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徵或謂秀曰散騎常  
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  
乃徙彤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  
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  
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芩淺薄鄙陋馥度闇狠彊戾  
詡愚囂輕詆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  
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暮便納聘禮會

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見於城西馭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

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卽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

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彞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旣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命秀輒改華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鐘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彞成

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芩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巖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壻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

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罔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廩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罔營罔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罔營執得罔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遠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三十  
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  
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闈中斬孫弼以  
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  
守省閣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  
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以誅秀其迎  
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  
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  
及羣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  
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等  
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度還是日宿九曲詔遣  
使者免度官度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彤  
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  
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  
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羣馥度詔付廷尉獄考  
竟馥臨死謂度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  
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  
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  
超士猗孫弼謝悛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閻和孫  
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續  
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輿東萊



晉書卷五十九  
齊王冏  
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卽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輔出堦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旣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

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梁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嶼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膺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問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問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卽收殺之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躡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

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賴翟之慮羣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

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鉄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舍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罔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宮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徑年不一朝觀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徒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愍恫擁停詔可葛煥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罔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舍乘駟密室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罔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

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罔  
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  
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表  
旣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  
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  
明二王今日聽信纜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  
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中  
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  
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  
功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  
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  
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  
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罔府罔遣董  
文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  
武門罔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  
又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  
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  
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  
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  
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

金墉暴罔尸於西門亭三日而莫敢收斂罔故掾屬荀  
閻等表乞殯葬許之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  
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  
之時又謠曰看布袍腹爲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  
以罔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  
第封超爲縣王以繼罔祀厯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  
册罔曰咨故大司馬齊王罔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  
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觸澤  
克成元勳大濟賴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  
典以嘑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俸蕭

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  
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  
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  
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  
持節大鴻臚卽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朕命  
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  
罔唱義元勳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諡及洛陽傾  
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  
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依罔之祠歷散騎常侍元興  
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

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  
立宋受禪國除

###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  
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及罔輔政專恣方發憤步  
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獻書於罔曰方聞聖明輔世夙  
夜祇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  
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微命當使天下穆如  
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  
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

大王興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口不聞大王振  
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  
喻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  
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  
愚冒死陳誠罔舍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  
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 長沙王乂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  
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  
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侯瑋

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騶虞幡  
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  
誅又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  
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  
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爲成都  
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  
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  
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  
冏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  
皆憚之及河間王頊將誅冏傳檄以又爲內主冏遣其

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幟露乘馳赴宮  
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  
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頊本以又弱冏彊冀又爲  
冏所擒然後以又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  
都王已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潛  
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又又並誅  
之頊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沙國左常  
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又爲大都督以距  
頊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  
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



頴令與父分陝而居頴不從父因致書於頴曰先帝應  
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  
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  
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  
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  
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  
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卽  
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  
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  
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  
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  
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頴復  
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  
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  
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  
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  
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  
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  
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  
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

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  
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  
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  
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又糧乏城中大  
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  
虧失張方以爲未可尅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  
濟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  
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  
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  
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  
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  
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又黃門  
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  
墉收又至營炙而殺之又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  
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  
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  
牙殺長沙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  
焉末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黃門郎程收爲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殺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卽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

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  
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  
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穎  
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  
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  
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  
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  
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  
夏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  
死人尚或瑾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  
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爲之  
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  
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  
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  
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  
王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中書令  
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  
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  
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

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  
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  
百姓乃安及罔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  
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內  
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  
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  
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  
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  
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籠陸  
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  
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  
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  
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爲儲副遂  
廢太子單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  
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  
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求  
輿初左衛將軍陳軫殿中中郎遠苞成輔及長沙故將  
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  
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

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  
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  
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珍二弟  
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  
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  
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橐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  
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  
軍王浚寧北將軍京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  
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  
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  
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  
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忠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  
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  
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  
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旣廢河北思之  
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  
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  
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  
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  
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

穎於是棄母妻車輿二子廬江王晉中都王廓渡河  
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大守馮  
嵩執穎及晉廓送鄴范陽王虢幽之而無他意屬虢暴  
薨虢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  
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  
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  
不徵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  
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  
號泣穎勅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緘之時年二十  
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  
隨從不息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  
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  
棺於古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  
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  
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未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  
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季孫太原烈王壞之季也  
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  
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

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  
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顓於諸王爲  
踈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  
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  
遣信要顓顓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  
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顓執冏使送之  
於倫倫徵兵於顓顓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  
顓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遠  
等追方軍廼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  
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顓初不同而終能  
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  
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顓詭稱受密詔  
伐冏因說利害顓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  
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  
檄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顓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  
卞粹等潛圖害又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顓陰謀具以告  
又乃誅含等顓聞含死卽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  
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  
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  
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



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  
長安詔以顥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顥廢皇太子暉立  
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  
穎顥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  
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  
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  
逼天子幸長安顥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及東海  
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顥曰方所領  
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  
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  
顥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  
成都王穎總統樓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  
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穎頓  
軍張方故壘范陽王晡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  
橋樓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  
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  
先遣說顥令送帝還都與顥分陝而居顥欲從之而方  
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顥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  
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答輔  
殺方又斬輔顥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晡司馬

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才默以入關顓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顓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顓於南山顓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宋永勸顓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顓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顓至鄭顓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顓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顓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二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顓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融嗣

###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佃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爲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未

康初爲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  
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  
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爲主啓惠帝  
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  
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  
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  
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爲太傅與太  
宰顓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  
穎越以洽爲左司馬尚書曹馥爲軍司旣起兵楙懼乃  
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  
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  
間王顓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  
駕還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  
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  
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  
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  
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  
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卽位  
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暉舅越之姑子也與其  
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

王本太子爲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  
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  
右斬之以致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  
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  
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  
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洽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  
自牧乃轉荀晞爲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爲  
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  
自許遷于鄆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爲儲副矯詔收付金  
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  
入入衛京都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  
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  
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渾  
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  
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  
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退李  
渾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  
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  
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  
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荀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

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  
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  
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  
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  
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  
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  
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  
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  
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  
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熨日滋所憂逾  
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  
并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  
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  
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  
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  
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  
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  
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  
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  
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

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  
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携  
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未嘉五年薨于項  
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  
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  
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  
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  
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  
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憚聞越之死  
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  
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賊  
李憚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畧賣於  
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  
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  
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  
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訪祭非  
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  
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  
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  
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

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奔繼之  
哀帝徙奔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  
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冲爲會孫爲桓玄所害  
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誅  
觀曩冊逃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  
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汝南以  
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  
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  
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  
乃使元良遭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  
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璽揚纛窺九五之  
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  
復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  
偽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  
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會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  
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  
之嘉謀高謝衮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  
沙材力絕人忠槩適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  
車魏闕慄慄懷烈士之風躡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集

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  
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  
任李合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  
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鑿駕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  
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  
未立陵暴之釁以彰聲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  
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  
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  
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  
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宗廟隳支屬  
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  
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過聽構怨迺  
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適及嚴誅  
偉哉武閔首創玄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  
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  
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俱為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  
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  
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  
並清身絜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  
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

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  
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勛父子大慙  
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  
州刺史遷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  
節會氏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倭人孫  
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  
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  
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  
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  
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  
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  
寃首倫秀旣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政  
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  
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  
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  
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  
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樂郤降在阜隸  
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  
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

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  
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  
冤魂無愧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  
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  
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  
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  
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  
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  
由結女婚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  
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將  
軍旂絜靜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為荊州  
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  
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  
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  
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  
杖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堅將軍

領尚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衛將軍  
領太子詹事琰爲武衛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  
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僞朝  
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  
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  
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  
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卽  
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恃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  
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  
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  
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氏  
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  
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  
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  
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  
觀所領宿衛兵皆趨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  
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懼氏羌轉東羌校尉徵  
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

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旣起多勸觀應齊王罔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爲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卽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又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

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顓將馬瞻等將輔  
顓以守關中顓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慶晃  
等迎顓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顓長史楊騰前不  
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  
稱顓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  
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  
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顓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  
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

率胤顓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顓令奉帝還  
洛約與顓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顓所敬信既相見虛懷  
從之顓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顓曰今據形勝  
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顓惑方所謀  
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  
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顓深憂之播胤乃復說  
顓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顓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  
東諸侯顓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  
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卽  
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

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  
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  
心膂越懼爲已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  
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  
執播等手涕泗獻歎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  
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衛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書  
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  
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入關而  
所說得行大駕東遷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  
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  
懷帝卽位拜胤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旣而與  
播及帝舅王廷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爲  
東海王越所害

###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鄜人也性沈果有才用爲司空  
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  
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爲參  
軍時河間王顥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

之及此說顥曰商爲人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  
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  
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顥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  
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爲名又以兵革累與含始寧息表  
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旣就徵重不奉詔  
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  
之成都王穎與顥起兵共攻又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  
玄之及商爲名又以商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  
於關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顥軍遂進又旣屢敗乃使商  
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顥商行過  
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顥顥捕得商  
殺之又旣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  
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  
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顥知不可拔  
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  
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  
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  
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  
顥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  
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



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疆所屈時疆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顥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洸秦

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顓於是沈等與顓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顓沈等敗績顓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顓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

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滅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合

李合字世容隴西逖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

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恃豪族以舍門寒微欲與結交舍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舍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舍為別駕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舍領始平中正秦王東薨舍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舍不事已遂奏舍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祇以名義貶舍中丞傅咸上表理舍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含寒

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舍為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舍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疾請

閭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合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殷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合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助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卽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合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閭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合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合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馭舍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符陷舍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勅唯合是貶舍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合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舍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舍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

動真拔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請舍品  
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舍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  
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舍遂被貶退割  
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舍爲壽城邸閣督司徒王  
戎表舍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  
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  
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顥表請舍爲征西  
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顥誅夏侯奭送齊王冏  
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舍謀也後顥聞三王  
兵盛乃加舍龍驤將軍統席邃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  
應義師天子反正舍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  
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舍諫顥  
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  
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舍忿爭顥和釋之後  
舍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  
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舍心不自安冏右司馬  
趙驤又與舍有隙冏將閱武舍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  
出奔于顥矯稱受密詔顥卽夜見之乃說顥曰成都王  
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

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  
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顯從之遂表請討冏拜舍為都督  
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舍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  
冏舍等旋師初舍之本謀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顯舍  
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顯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  
顯表舍為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為秦州  
刺史舍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顯自舍奔還之後委以  
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慈黨  
顯請召重還商說乂曰河間之奏皆李舍所交構也若  
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舍之謀乂乃殺舍

###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顯累遷  
兼振武將軍未寧中顯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為  
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顯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  
遣方率眾自田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  
之方以潛軍破商之眾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  
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殺傷滿  
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劔無復固志多勸  
方夜遜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  
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

又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又送千金墉城方使郅輔取又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顓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顓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巳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暉夜襲巳願巳願等奔方乃入洛陽暉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上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罷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幟方奉帝至弘農顓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脇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

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等所破顓聞喬敗大懼將  
 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  
 富人鄧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顓參  
 軍畢垣河間冠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顓曰張方久屯霸  
 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鄧輔具  
 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顓因使召輔垣迎說輔  
 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君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  
 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  
 必不免禍輔既入顓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  
 顓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顓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  
 命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  
 函便斬方頭顓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  
 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顓頗恨之又  
 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游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  
 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  
 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  
 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  
 也

閤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  
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  
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  
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蒼  
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  
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暉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  
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  
疆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佐鼎少  
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  
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  
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  
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  
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  
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  
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暉等見殺唯顛述走  
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  
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  
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  
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  
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

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氏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彪索紆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弟傳玄張華

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彤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

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  
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  
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  
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  
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  
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  
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  
敝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  
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  
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  
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  
海永窅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  
玄熊對距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  
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  
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  
騰援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  
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  
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  
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  
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

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童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統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綖璆聿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叅軍除好時令入爲黃門侍郎出叅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爲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顥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琳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賊師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卽尊位是爲愍

帝琳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受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琳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琳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侯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琳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拔天子趣保琳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摺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琳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

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養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  
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  
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後  
劉曜又率眾圍京城琳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松承  
檄奔命破曜于靈臺松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  
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  
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  
曜琳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  
易可剋也若許琳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  
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  
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說如  
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  
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  
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琳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  
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  
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致  
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  
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

正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實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  
綽奔武都正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正為驃騎將軍雍  
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  
存正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  
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正先攻恢不剋正  
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正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  
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  
帥羣胡攻之正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正勇略有  
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  
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眾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  
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  
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  
接彫弊之餘基威畧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  
東徙有晉違獯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造  
及豈愍皇地非與主將絺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  
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叅謀憑凶亂政為惡不  
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纂戎寔賴羣公  
鼎圖福始絺遂凶終

著書卷六十終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